



清宮秘史

团结出版社

✿全六卷✿

清 宮 秘 史 (六)

团结出版社
一九九九·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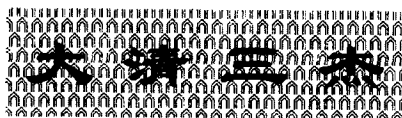
清 宫 秘 史

第 六 卷 目 录



载垣逆谋	(4255)
首次垂帘	(4261)
曾国藩及太平天国之灭亡	(4265)
太监	(4270)
礼节问题	(4277)
穆宗之亲政及其崩	(4279)
吴可读之尸谏	(4283)
慈安太后之崩及恭王之罢黜	(4289)
慈禧归政	(4293)
戊戌维新之动机	(4298)
百日变法	(4302)
戊戌政变	(4306)
慈禧再训政	(4309)
拳乱发生之源	(4319)
景善日记	(4321)
二勇士	(4336)

庚子年对外之文牒	(4342)
两宫西狩及行在之事实	(4346)
拳党首领之死	(4352)
慈禧悔过	(4356)
两宫回銮	(4360)
慈禧之新政	(4368)
荣禄遗折	(4374)
慈禧之末日	(4376)
慈禧宾天及奉安之礼	(4382)
结论	(4385)



第 一 回	善士救奇灾全家入水 名臣得预兆只手擎天	(4405)
第 二 回	嵌字联生离死别 落叶赋阴错阳差	(4410)
第 三 回	分尸饮血神勇堪惊 斗角钩心圣衷可测	(4416)
第 四 回	风尘侠妓巨眼识才人 草泽英雄倾心结奇士	(4421)
第 五 回	奸商趸鸦片幕府求情 战艇中鱼雷军门殉难	(4427)
第 六 回	胡以晃三拳毙恶霸 洪宣娇一怒嫁情郎	(4432)
第 七 回	弄玄虚两蛇入穴 办团练双凤来朝	(4438)
第 八 回	动热肠存心援要犯 出恶气亲手刷淫娃	(4444)
第 九 回	洪秀全金田起义 谭绍洸铁岭鏖兵	(4449)

第 十 回	越俎代谋本军看冷眼 开诚相见清将死愚忠	(4455)
第 十 一 回	云山尽节全州道 石氏求贤新旺村	(4461)
第 十 二 回	大智若愚秀成遭藐视 从天而降钱氏运奇谋	(4466)
第 十 三 回	有挟而求情同蛰伏 养痍成患误解狐言	(4472)
第 十 四 回	张国梁投效初授职 江忠济贪功致亡身	(4478)
第 十 五 回	创营制分封举义人 练乡团始述更名事	(4484)
第 十 六 回	曾国藩单求郭意诚 洪宣娇拟殉萧朝贵	(4490)
第 十 七 回	睹耳语众将起疑团 掷头颅孤孀几丧命	(4495)
第 十 八 回	三月围城军粮恃腐草 一宵作法武器用鲜花	(4501)
第 十 九 回	贤邑令蓄心荐幕客 俏丫环有意作红娘	(4507)
第 二 十 回	制爱情双文贻艳服 得奇梦公瑾授兵书	(4513)
第二十一回	任水师保全湘省 遵秘计攻克岳州	(4518)
第二十二回	宝石孕奇文太平天国 名棋逢敌手獬面藤兵	(4523)
第二十三回	真遭殃人民都变鬼 假被逼将士尽封王	(4529)
第二十四回	李金凤代父复仇 彭玉麟寻师问难	(4535)
第二十五回	儒宗谈理学实益人心 勇将壮声威伪装狗眼	(4541)
第二十六回	陆总督携姬援小舅 钱军师遣将捉清官	(45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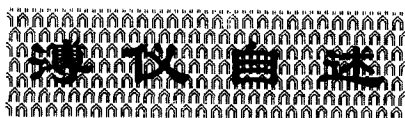
- 第二十七回 锦上添花李忠王报捷
瓮中捉鳖吴观察生还 (4553)
- 第二十八回 冯兆炳别母远投军
陆建瀛诵经求退敌 (4559)
- 第二十九回 对的放矢委屈将军
隔车打油便宜和尚 (4565)
- 第三十回 恋金陵天皇取中策
笞玉臀徐后慑淫威 (4571)
- 第三十一回 塔齐布拔帜选营官
李续宜挥旗卷敌帅 (4577)
- 第三十二回 手中落箸大将惮援兵
面上飞金如君认干娘 (4582)
- 第三十三回 隔省辞官独嗤黄太守
因祸得福共保左宗堂 (4588)
- 第三十四回 蠢妇人多言开杀戒
好兄弟远路示军谋 (4594)
- 第三十五回 胡林翼修书悲将佐
曾国藩洗脚戏门人 (4599)
- 第三十六回 论人材详述文王卦
练侦探私抄敌国书 (4605)
- 第三十七回 林威王称兵进谏
易太守举室全忠 (4611)
- 第三十八回 钱军师遗书归隐
曾大帅奏报丁艰 (4617)
- 第三十九回 刘丽川兴兵上海城
曾国华死节三河镇 (4623)
- 第四十回 不忍欺邪人欺正士
无可责老父责娇儿 (4629)
- 第四十一回 惟我称尊坠入僧王计
予人以善低哦胜保诗 (4635)
- 第四十二回 公事画圆圈鲍超求救
敌军行诡计曾氏丧师 (4641)
- 第四十三回 老家人舍身救主
章文案诌谎成真 (4647)

第四十四回	铜官感旧文学士题诗 锡堡抽烟彭京卿斩子	(4653)
第四十五回	左中丞奏陈援浙策 曾廉访咨报克皖文	(4659)
第四十六回	洪宣娇觐颜求媚乐 温村德献计听空坛	(4665)
第四十七回	端敌营将门有子 得怪梦温氏成神	(4671)
第四十八回	提督掬丹忱小民感戴 翰林崇老例后辈含糊	(4677)
第四十九回	发热发狂断送要隘 忽和忽战貽笑外邦	(4683)
第五十回	西太后用计斩权臣 彭玉麟诚心辞皖抚	(4689)
第五十一回	缢鬼乞伸冤犹狞面目 王姬甘下嫁别有衷肠	(4695)
第五十二回	石达开飘然引去 周天受率尔求援	(4701)
第五十三回	援安吉大败梅溪 弃杭州重奔宁国	(4707)
第五十四回	画船绣幕清将忒风流 地网天罗包村号铁桶	(4712)
第五十五回	王履谦酿成骄子 徐春晏误接奸朋	(4717)
第五十六回	徐六嫂刀下全贞 包三姑竿头挂首	(4723)
第五十七回	县属尽沦亡祸由二贼 省垣重失陷恨饮三忠	(4729)
第五十八回	取众议将帅论军机 设奇谋弟兄当大敌	(4734)
第五十九回	陈延寿生为负债人 洪秀全死作贪花鬼	(4739)
第六十回	招凉珠能保尸体 热心更为述案情	(4745)

- 第六十一回 印堂呈晦色管辂知机
烟嘴触霉头子龙有胆 (4751)
- 第六十二回 轰金陵李臣典惨毙
收玉帛曾九帅发财 (4757)
- 第六十三回 遭敕书制军亲草奏
繁市面总督坐花船 (4763)
- 第六十四回 仗剑登堂眼看门人逐爱妾
携书入座相对夫子念亡儿 (4769)
- 第六十五回 张之万梦作斩妖官
彭雪琴伪扮城隍像 (4775)
- 第六十六回 北阙沐皇恩详陈奏牍
西征谈战略尽在家书 (4781)
- 第六十七回 湘阴爵帅胸藏地理全书
陇右名儒口述天方新教 (4786)
- 第六十八回 云生胯下女匪发狂痴
箭中鸡头将军施绝技 (4791)
- 第六十九回 将计就计果臣被杀
以毒攻毒野主受窘 (4796)
- 第七十回 一雀入灵堂牢銜帅手
双胎破邪法紧抱夫腰 (4802)
- 第七十一回 飞章北阙存歿沐天恩
剪烛西窗宾东论茶务 (4808)
- 第七十二回 贤夫人不忘守边客
大皇帝思刺有功臣 (4813)
- 第七十三回 医产妇着手成春
攻回部出言不吉 (4819)
- 第七十四回 劣绅通敌挟制三军
大将瞒粮欺蒙二贼 (4825)
- 第七十五回 述边情堪为往事师
解奇渴痛饮仇人血 (4831)
- 第七十六回 金积堡马贼设阴谋
仆石岩刘公殉国难 (4837)
- 第七十七回 少将军血战西宁
老统领魂归北塞 (4843)

第七十八回	忆谏辞病子述荣哀 谈挽联老人惊忏语	(4849)
第七十九回	酬殊勋举人拜相 报噩耗爱子遄归	(4855)
第八十回	攻哈密深知将领心 侵伊犁坐获渔翁利	(4861)
第八十一回	囚全权俄人起交涉 换公事幕友坏良心	(4866)
第八十二回	狭路相逢冤鬼提头索命 深宵突至阉人献策生财	(4872)
第八十三回	学政作庭参童生吐气 尚书行国法巨宦归阴	(4878)
第八十四回	卖私交单闻鹤顶红 动公愤共助鱼肚白	(4883)
第八十五回	左制台恶人讲话 彭巡阅与鬼谈心	(4888)
第八十六回	请王命众人呈觥觥 打官司一士露行藏	(4893)
第八十七回	几首新词喜友文廷式 一声大炮力援吴吉人	(4899)
第八十八回	见白猿晚年生蠢子 坠黑虎垂暮怜豕孙	(4905)
第八十九回	钦差忧国难不许过年 帮办扮商家偏来讨帐	(4911)
第九十回	官兵落草群钦少妇头 和尚贪花独注夫人脚	(4917)
第九十一回	龙头挨板子苦主伸冤 马桶满公堂能员得奖	(4923)
第九十二回	左侯逝世特旨谥文襄 彭氏遇仙诚心问死日	(4929)
第九十三回	背国号如数家珍 劝盗魁取材戏剧	(4935)
第九十四回	抱病臣特旨赐人参 强项令当场骂鸟蛋	(4941)

- 第九十五回 死爵爷真个抄家
贤总督欣然作伐 (4946)
- 第九十六回 投鼠忌器骗子发横财
爱屋及乌亲家问数学 (4951)
- 第九十七回 公谊私情彭公护命妇
雪肤花貌钱氏受官刑 (4957)
- 第九十八回 皂隶献殷勤水果四色
皇家多护卫火神一尊 (4963)
- 第九十九回 硬铁头朝房挥涕泗
骚鞑子妆奁炫奢华 (4969)
- 第一百回 忠臣返本大义炳千秋
孝子归真全书结三杰 (4975)



- 我的家世 (4985)
- 醇贤亲王的一生 (4985)
- 外祖父荣禄 (4989)
- 慈禧太后的决定 (4992)
- 摄政王监国 (4994)
- 亲王之家 (4998)
- 我的童年 (5001)
- 登极与退位 (5001)
- 帝王生活 (5006)
- 母子之间 (5011)
- 毓庆宫读书 (5014)
- 太监 (5019)
- 我的乳母 (5023)
- 紫禁城内外 (5026)
- 袁世凯时代 (5026)
- 丁巳复辟 (5031)

北洋元老	(5036)
不绝的希望	(5041)
庄士敦	(5045)
结婚	(5049)
内部冲突	(5052)
遣散太监	(5058)
整顿内务府	(5060)
紫禁城的末日	(5066)
在北府里	(5070)
三岔口上的抉择	(5073)
由“使馆区”到“租界”	(5078)

溥仪日记

溥仪在北京清宫当“关门皇帝”期间日记存篇

1914 年	(5089)
1915 年	(5091)
1916 年	(5097)
1917 年	(5104)
1918 年	(5105)
1921 年	(5107)

溥仪寓居天津日本租界期间日记存篇

1926 年	(5108)
1928 年	(5109)

载垣逆谋

咸丰帝定于1861年即咸丰十一年回京，已下谕旨。不料至英历正月病势转盛，不能启銮。遂复下一谕，收回前旨。帝病在热河，其弟怡亲王载垣忽起阴谋。引郑亲王端华及肃顺二人为军机大臣。此三人见皇帝病笃，欲窃揽大权。怡亲王为首，其中主谋乃肃顺一人。郑亲王端华者，为当时八王之一，皆清太祖之嫡裔也。肃顺为郑亲王远属兄弟。肃顺奸诡便捷，斗鸡走狗，乃一市井无赖，人人知之。怡郑二王推荐于上，不久为上所信任。由部中一小官，数年之间，擢至军机大臣。居职贪婪暴虐，无所不为。秋闱一案，迫上斩大臣柏葭。广结众怨。盖柏葭公正立朝，言语诚直，因之得罪怡郑二王，其逼杀柏葭。盖出于报复之举。慈禧见肃顺为上所信任，权势浸大，思所以削夺之，竭力营救柏葭。卒不能得，而肃顺之位乃益巩固。排斥异己，盈廷诸臣，慄慄危惧。

一日户部有舞弊情事，肃顺严办此案，斥革大小官员无数。当时都中弊端极多，习不为怪。肃顺此举，并非整饬官方，剔除积弊。乃假公济私，意存报复也。罗织贵要富商百余人，处以严法。不稍宽假，因之得贿甚多。肃顺既获巨利，以之交接二王，竟得权位参预隐谋，然亦以此毁其身家焉。肃顺伏法后，其家产皆没于宫中。慈禧秘密珍藏。拳匪乱时，藏之密室。始行出都。英法联军入都，咸丰帝逃于热河，亦肃顺之意。当时慈禧与诸臣共谋，不听。肃顺复奏上，不许诸臣扈随，以便行其奸计。其计画之周密，实可畏惧。幸慈禧一人智深勇沈，先机预发破其隐谋于最危之顷。

当咸丰帝大行之时，肃顺筹尚未举事。慈禧密令恭王星夜速来热河，更得荣禄等之合力，毅然揭发，三人之计乃破。慈禧遂为中国政府之首领。隐谋既破，三人知已落于慈禧之手，当下谕命宗人府严行审问时。肃顺责二人曰：“若早听余言何至有今日乎？”先是怡亲王见慈禧为帝所亲信，欲起大事，必先去慈禧之权。遂日夜谗于上，云慈禧与侍卫荣禄阴怀诡计，其意欲废慈禧或贬之冷宫而后无阻碍之人。若东后性情温和，不近政权，彼等皆不以为意。欲趁在热河之时，举行大事。若返京，则情势皆变，一切不能顺手。尤恐慈禧得太监之助，恢复权势。遂引乾隆时某妃之故事，因失礼于母，定以永远幽禁之罪。尝以此等谗言浸润于病皇之耳。帝亦不能不动，遂允以慈禧之子交于怡王福晋保育，欲离其母也。怡王福晋召至热河，即为此事。又谗害恭王，言其联合外人，以制朝廷。且权力太大，必须预防之。肃顺又画计尽诛京中洋人，并翦除咸丰之弟，即不杀亦当永远监禁。旨已拟好。当时帝病大渐，三人定计帝宾天时，即下此谕。但有一事为三人所不及料者，其最要之印玺，已为慈禧所握。其印文曰世传受命之宝。凡嗣皇继位第一次谕旨，必盖此印。此乃清朝法度如此，以为大行皇帝遗旨之证。向来归皇帝佩之于身，今乃为慈禧所握，其聪明有远见如此。此乃三人阴谋不成之一大阻碍也。若无此印，无论三人如何矫诏，终不合法。怡亲王胆量不足，不敢冒险夺此印玺，其不能成事，宜也。帝听载垣等谗害慈禧及荣禄之言，颇为忿懣。又以热河夏暑，病体不宜，因之病势愈增。而都中太庙祭祀，不得不以恭王代之。六月初四日，钦

天监奏星异。帝之批旨曰：

钦天监奏八月初一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并绘图呈览。本年五月，钦天监奏彗星见于西北，仰惟天象示警，方滋警惕。兹复据奏日月合璧，五星联珠，自非虚词附会。惟念朕御极之初，即以修吉祥瑞为戒。矧值东南贼匪未克殄除，眷念民生，惟增矜惻。即使星文表瑞，实为世运亨嘉之兆。亦惟有夕惕朝乾，冀邀上苍眷佑。如逆匪速就荡平，黎民复业，年谷顺成休应孰过于斯。其不必宣付史馆，用昭以实不以文之意。

初五日，帝三十万寿节。帝受诸臣朝贺，慈禧未预此礼，此即咸丰帝御殿之末次也。由此病势愈重。七月初七日，慈禧密派一人赴京。告恭王以帝病危殆，速派旗兵一队来热。多叶赫族人。十六日，军机大臣各部大臣凡载垣之私人，入皇帝寝宫，时皇后及诸妃例皆回避。彼等遂迫帝署字于所拟之谕旨以载垣端华肃顺三人辅政。但印玺既落慈禧之手，此等空谕，不合法度。十七日早，咸丰帝薨。遗诏为三人所预拟，命载垣等辅政。后妃及恭王皆不提及。又以嗣皇名义下登位之诏。时嗣皇仅五龄耳。三人知谕旨不及母后，于例不合，恐生枝节。至第二日，复下一谕，尊东后及慈禧二人为太后。记述家言彼等出此，盖不得不承认慈禧为同治之母。而热河满洲军队皆同情倾向于慈禧，亦不无顾虑也。彼等欲回京之后，去此阻碍。而在京中势力，尚不能稳固，不敢先动。盖慈禧一日在位，则彼等一日不安。彼等之急欲知者，京中及各省对于监国之意何如耳？载垣继以赞襄王大臣之权，代下谕旨数道云：辅佐幼帝，乃赞襄王大臣之责。赞襄王大臣之中，领班一人监国云云。监国者，惟帝之伯叔兄弟能居之。此等谕旨，传至京中，各大臣及都察院各谏官纷纷上奏，请两太后垂帘听政。恭王及咸丰之弟未与谋者，皆与慈禧秘密通信。皆认慈禧为朝廷之主。恭王劝慈禧赶紧催促各王大臣扈送梓宫回京，以免孤立无援。惟此事须安详谨慎，不可操切。盖有大行皇帝妃嫔数人，已与载垣等连合，侍卫亦可听彼驱遣也。

肃顺既拥多金。权势益大，其贪婪专横，固为都人所恶。而趋利之徒，亦颇有助之者，盖以金钱收买党人，无如北京者矣。肃顺当日之所为，颇不利于幼帝家族。载垣实主之。北京既为外人所占据。南方各省又盗匪充斥，糜烂不堪。群望幼帝振刷一新。幸得荣禄及他忠臣之助，不久纪纲渐振。而曾国藩克复安徽，捷音频传，慈禧之势愈张。

盖曾国藩为慈禧所擢用也，由是慈禧之勇敢及其机敏手段。又以谏垣之助，遂战胜党人。而握政柄，然照清朝家法，母后不能执政。顺治康熙两朝，皆以大臣辅佐，此一大阻碍也。两朝故事，太后不能与闻政事。而大臣辅政，亦往往得罪。康熙以幼冲嗣位，有辅政大臣数人。其后或废锢，或赐自尽，故恭王尊愚太后垂帘，希冀垂帘其名，而实权归己。此恭王错视太后之为人也。

有一满人曾扈随热河。述当日事云：慈禧性质坚毅，得人爱戴。侍卫等皆倾心向之，颇得众助。当最危之时太后与荣禄密商，非常谨慎，不使三人稍萌猜疑之心。太后有一太监，名安德海，最为信任。每日递信于恭王。能直达都中无碍者，皆安之力也。慈禧待怡亲王等殊安徐冷静，谦逊有礼，故能镇定而无意外之患。有御史董元醇，奏请两宫垂帘训政。奏中引大行皇帝遗诏，可为两宫垂帘之证。八月十一日，赞襄王大臣会议后。严谕申斥。载垣等

又以幼帝之名下一谕旨：大行皇帝灵柩于下月初二日回都。此乃慈禧日夜所祷求者也。由热河行宫至都，约一百五十英里。赞襄王大臣不得不亲随护送。梓宫极重，以百二十人抬之。且多山路，行甚迟缓。每行十五英里，即须停歇。故赞襄王大臣等回京，至速须十日之久。若天雨，则十日尚不能到。梓宫行愈缓，愈合两宫之意。盖两宫不随大队，以快班轿夫兼程而行，五日即可达京。清廷礼节，凡大行皇帝灵柩启行，新帝及后妃等皆行礼奠酒。礼毕，即先行，以便在京恭迎。慈禧以此大便于己，可先到京。与恭王密商一切，以欢迎彼等也。载垣等亦深知留滞在后，大为失势，前途万分危险。遂定计谋杀两宫于途。下令以怡亲王侍卫兵丁护送后妃，其计甚毒。若非荣禄先闻此谋，预防其变，则两宫皆不能生还都中也。荣禄带兵一队，于夜间离梓宫，星夜前进，以保护两宫。追及两宫于古北口之北，由此道可通至蒙古。载垣等预定暗杀之地，即在此处。两宫由热河动身后，大雨滂沱，道路泞泥。避雨于山峡中，此处毫无供给。梓宫在后，约十英里。慈禧深明礼数，差亲随数人，以己及东后之名义，敬问梓宫安否。怡亲王等以谕旨答之。言：梓宫已安抵第一站驻歇之地。慈禧赏使者千金，以酬其劳。怡亲王等亦深知前途之危，两宫在则一日不能安也。曾上一折，慰两太后仅念梓宫之诚意。慈禧答书奖其忠诚称职。彼此以礼往来，此二书皆载之官书。可见满人与汉人相同，无论情形如何危亟，而外面礼节，仍丝毫不入扣。此二书可为最要之证据。当拳匪乱时，亦如是也。

雨止后，两宫前进。得荣禄兵队之保护，安过山口。此后无复危险之处。两宫于九月二十九日，安抵都中。而梓宫须迟三日。两宫到时，即开秘密会议。咸丰之弟及大臣皇室之向于己者，皆得与会，密商许久。慈禧虽握有最要之印玺，但以前无捉拿扈从梓宫大臣之举。如此凶莽，非尊敬大行皇帝之意。且新帝登位之始，尤觉不宜。会议后，众意皆以为当谨密为之，不可操之过急。外面一切仍依礼节而行。俟梓宫到后，先撤去怡亲王等赞襄大臣名义，再相机行事。

梓宫于十月初二日晨安抵京城西北门。恭王已于前一夜派大兵一队驻扎以防之。幼帝两太后及各大臣等皆孝服出迎。梓宫入城时，皆伏地行礼。梓宫之前，为神主仪仗等。复有满洲骑兵一大队随之。怡亲王及诸赞襄大臣既护送梓宫，安抵都中。复亲身陈奏，盖礼应如此。城内先建设营帐一大座，预备行礼之用。怡亲王到后，即至此帐中。两太后率领咸丰弟及军机大臣桂良周祖培等皆在。慈禧神态平静，以太后之身分谓怡亲王曰：“东后及予皆深感汝及他同官护送梓宫，颇能尽其职分。今日大事已毕，监国之名，即可销去。”怡亲王闻之，厉声答曰：“予之监国，乃大行皇帝遗命所授。两太后无权以去之。皇帝冲龄，非予允许，无论太后及何人，皆无权召见臣工。”慈禧答曰：“我们后来再看罢。”即传谕命侍卫将三人拿下。皇族等皆亟速入宫，在皇城大门恭候梓宫。中国无论情形如何危亟，皆以死者为重也。摄政之监国大臣等，闻太后之言，皆默然无计可施。因沿途皆满排兵队，皆忠于慈禧者也。慈禧以镇静而得胜，此乃握中国大权之始。两宫下一谕旨，盖以最要之印玺，正明己之权位。谕曰：

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画乖方所致。载垣等复不能尽心和议。徒诱获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不得已之苦衷也。嗣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将各国应办事

宜。妥为经理，都城内外安谧如常。皇考屡召王大臣议回銮之旨，而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覆，力排众论。皇考宵旰焦劳，更兼口外严寒，以致圣体违和。竟于本年七月十七日，龙驭上宾。朕抢地呼天，五内如焚。追思载垣等从前蒙蔽之罪，非朕一人痛恨，实天下臣民所痛恨者也。朕御极之初，即欲重治其罪。惟思伊等系顾命之臣，故暂行宽免，以观后效。孰意八月十一日，朕召见载垣等八人。因御史董元醇敬陈管见一折，内称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俟数年后，朕能亲裁庶务，再行归政。又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辅政。又请于大臣中，简派一二人，允朕师傅之任。以上三端，深合朕意，虽我朝向无皇太后垂帘之仪，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惟以国计民生为念，岂能拘守常例？此所谓事贵从权，特面谕载垣等。著照所请传旨，该王大臣奏对时，哓哓置辩，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作为朕旨颁行，是诚何心？且载垣等每以不敢专擅为词，此非专擅之实绩乎？总因朕冲龄，皇太后不能深悉国事，任伊等欺蒙，能尽欺天下乎？此皆伊等辜负皇考深恩。若再事姑容，何以仰对在天之灵？又何以服天下公论？载垣端华肃顺著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至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一并会议具奏，特谕。

两宫在东华门，对梓宫行礼。敬送梓宫，暂安于殿中。慈禧见京中人心平安，军队忠诚，遂放胆而行之。又以东后及己名义下一谕旨，著将逆谋三人交宗人府审明严办。此审问之事，以恭王为主。概去三人之官号，其谕旨如下。谕曰：前因载垣端华肃顺等三人种种跋扈不臣，朕于热河行宫，命醇郡王奕譞缮就谕旨，将载垣等三人解任。兹于本日特旨召见恭亲王及大学士桂良周祖培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乃载垣等肆言不应召见外臣，擅行拦阻。其肆无忌惮，何所底止？前旨仅予解任，实不足以蔽辜。著恭亲王奕訢桂良周祖培文祥即行传旨，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问。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严行议罪。

此三人之中，以肃顺为最恶。故太后恨之亦最甚。在热河时，肃顺之妻曾得罪慈禧亦隐记在心。于次日晨，复下一谕曰：前因肃顺跋扈不臣，招权纳贿，种种悖谬，当经降旨，将肃顺革职。派令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即将该革员拿交宗人府议罪，乃该革员于接奉谕旨之后，咆哮狂肆，目无君上。悖逆情形，实堪发指。且该革员恭送梓宫，由热河回京，辄敢私带眷属行走，尤为法纪所不容。所有肃顺家产，除热河私寓，令春佑严密查抄外，其在京家产著即派西拉布前往查抄。毋令稍有隐匿。肃顺之家产，至少在亿万以上。太后悉收没之。遂为后日太后权势之所由来。其好大喜功，亦赖此金钱之力也。然慈禧气犹未平。复下一谕曰：肃顺于热河盖造房屋，年余尚未完工。所蓄资财，谅必不少。著派春佑将该革员所有热河财产，密速查抄候旨。该革员身获重罪，难保不于事前寄顿。并著春佑传谕热河道福厚、承德府知府云杰、热河县管毓泰，将寄顿之处，悉为指出。一律查抄。悦福厚等敢于挟同隐匿，不吐实情，将来别经发觉，定当重治其罪，不能宽贷。该都统于派办要事，亦应认真办理，不得稍涉徇隐。

十月初六日，恭王既审明载垣一案。奏明太后，请懿旨定夺。太后遂下一旨，以定三人之罪。谕曰：

宗人府会同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定拟载垣等罪名，请将载垣端华肃顺照大逆律凌迟处死等因一折。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专擅跋扈。种种情形，均经明降谕旨，示知中外。至载垣端华肃顺于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即以赞襄政务王大臣自居。实则我皇考弥留之际，但面谕载垣等立朕为皇太子，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谕。载垣等乃造作赞襄名目，诸事并不请旨，擅自主持。即两宫皇太后面谕之事，亦敢违阻不行。御史董元醇条奏皇太后垂帘等事宜，载垣等非独擅改谕旨，并于召对时，有伊等系赞襄朕躬，不能听命于皇太后。伊等请皇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语，当面咆哮，目无君上情形，不一而足。且每言亲王等不可召见，意存离间。此载垣端华肃顺之罪状也。肃顺擅坐御位，于进内廷当差时，出入自由，目无法纪，擅用行宫内御用器物，于传取应用物件，抗违不遵。并自请分见两宫皇太后。于召对时，词气之间，互有抑扬。意在构衅。此又肃顺之罪状也。一切罪状，均经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面谕议政王军机大臣逐款开列。传知会议王大臣等知悉。兹据该王大臣等按律拟罪。请将载垣端华肃顺凌迟处死。当即召见议政王奕訢、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宝鋆鸿胪寺少卿曹毓瑛、惠亲王溥、亲王奕谿、醇郡王奕譞、豫郡王奕詝、孚郡王奕謨睿亲王仁寿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刑部尚书绵森，面询以载垣等罪名，有无一线可原。据该王大臣等金称载垣端华肃顺跋扈不臣，均属罪大恶极，于国法无可宽宥，并无异辞。朕念载垣等均属宗人，遽以身罹重罪，悉应弃市，能无泪下。惟载垣等前后一切专擅跋扈情形，实属谋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非独欺凌朕躬为有罪也。在载垣等未尝不自恃为顾命大臣。纵使作恶多端，定邀宽宥。岂知赞襄政务，皇考并无此谕。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仰付皇考付托之重？亦何以飭法纪而示万世？即照该王大臣等所拟，均即凌迟处死。实属情真罪当。惟国家本有议亲议贵之条，尚可量从末减，姑于万无可贷之中，免其肆市。载垣端华均著加恩赐令自尽。即派肃亲王华丰刑部尚书绵森迅即前往宗人府传旨令其自尽。此为国体起见。非朕之有私于载垣端华也。至肃顺之悖逆狂谬，较载垣等尤甚，亟应凌迟处死，以申国法而快人心。惟朕心究有所不忍，肃顺著加恩改为斩立决。即派睿亲王仁寿刑部右侍郎载龄前往监视行刑，以为大逆不道者戒。至景寿身为国戚，缄默不言。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于载垣等窃夺政柄，不能力争，均属辜恩溺职。穆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最久，班次在前，情节尤重。该王大臣等拟请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均属咎有应得。惟以载垣等凶焰方张，受其箝制，均有难与争衡之势。其不能振作，尚有可原。御前大臣景寿著即革职，加恩仍留公爵，并额附品级，免其发遣。兵部尚书穆荫著即革职，加恩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吏部左侍郎匡源、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卿焦祐瀛均著即行革职，加恩免其发遣。二王爵号既去，后克复南京，太后下谕复其爵位。谕曰：本年克复江宁，殄除洪逆，礼臣谏吉，恭拟本月二十六日行告祭礼。朕敬先期于本日亲诣太庙，拈香行礼用肃明禋。并特降旨，将军兴以来有功死事诸臣，再沛恩施。懋加恤赏俾功在社稷者，庆流子孙。因念郑献亲王济尔哈朗、怡贤亲王允祥功勋卓著，炳耀旗常，崇德暨雍正年间所得之册文敕书，旌功褒德，带砺山河。揭日月而行，俾世守勿替。乃其后嗣端华、载垣因恣肆狂悖，跋扈不臣，

赐死革爵。既负朝廷豢养之恩，且为乃祖声名之玷。九原有知，能无隐痛？其所遭爵秩。前经大学士九卿等遵旨会议，佥称端华载垣罪大恶极。请将世爵永远革除，尔时如不照议施行，恐无以服天下人之心。第眷念成劳，心究不忍，当经加恩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并令岳灵载泰世袭罔替。所以笃念勋旧者，固已无微不至。我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莅政之余，亦时眷念旧勋，怆然动念。今当大勋渐集。懋赏酬庸之际，追维开国之初，郑献亲王忠义勋名，载在史策。怡贤亲王于雍正年间，忠诚辅弼，懋著勤劳。若因端华肃顺之故，使亲贤后裔，弗获世守旧封其何以绍前光而严对越？所有郑亲王、怡亲王世袭王爵，均著加恩赏还。一切红白蓝甲数并佐领人等，均著仍复其旧。并著宗人府照例于始封立官人之后裔内。择其向有袭次房分，排列在前，仅止有分房分，排列在后；如各房分均属相同，即以长幼之序排列。并将岳灵载泰一并带领引见，候旨承袭。其端华、载垣子孙及亲兄弟侄，仍不准其拣选。太后此谕，措词甚好。但怡郑二王后仍为上天所弃。庚子年拳匪乱时，因怡王同谋，赐令自尽。其实各国所欲加以处分之黑单，并无怡王之名。当太后大不得意时，实甚愤怒。彼时国事倥偬，故如此果决，非如平日尚可从缓商议也。郑王之后，承袭王位者，亦于庚子年联军入京时，尽节而死。以不得志之王，而能如此忠爱国家，真满洲贵族之好榜样也。肃顺死后三年，太后又下一谕，言肃顺之后，皆永不叙用。此罪即肃顺所加于人者，今还之于彼。盖肃顺当权之日，凡有得罪于己者，即加以永不叙用之罪。